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十二回 奉父母誠感天地 讀詩書道易功名

三緘自白馬莊聞老叟一番言語，事親之念日係於懷，兼之夢親臥牀，家人無影，心愈著急，與僕曉行夜宿，不辭風塵苦況，望鄉關遠征。行至黑水江邊，苦無舟楫，沿江而轉。轉至江左又合一溪，其江愈寬。無舟焉能過渡。三緘心忙意亂，欲覓農夫訪之，而農歌不聞；欲覓漁人訪之，而漁歌不答。躊躇四顧，望洋悼歎者良久。忽聽上流欸乃一聲，一個小漁舟順江而來，打槳漁夫頹然老矣。

三緘忙至江岸，呼曰：「漁翁渡我，重謝以金。」連呼數聲，奈漁翁耳不能聞，搖櫓直下。三緘急招以手，漁翁始停櫓問曰：「爾欲過江乎？」三緘點頭頻頻。漁翁曰：「爾可下至渡頭，方好上舟。」言已，搖舟竟去。主僕於是疾趨上岸，若有數里，舟影毫無。三緘曰：「小舟何如是之速乎？」僕曰：「舟小而輕，所載無物，烏得不速？」三緘曰：「如是急急趕之，不然此舟一過，別無渡之者也。」僕諾，復趨數里，一嘴橫隔，由嘴截出去，漁舟相去有百步之遙。三緘手語漁翁，漁翁向前指之。三緘奔向下流，汗盈浹背，幸至渡口，漁舟已傍岸係著矣。

三緘息定，揖漁翁而言曰：「祈老翁渡吾，過江吾必重重相謝。」漁翁搖首曰：「吾舟是吾產，捕魚日常然，若貪塵世寶，不在此江前。」三緘聞之曰：「翁真廉士也。」漁翁曰：「紅塵富貴，久已看穿，吾家子孫甚繁，產業亦厚，如欲享福一生，受用不盡耳。」三緘曰：「以翁之德與翁之年，正宜福享庭幃，娛歡老景，何必孤身在艇，遨遊江漢哉？」漁翁曰：「人生不滿百，消化如同雪；日在江漢間，所求長生訣。」三緘曰：「聞翁言談，其亦廉而有道者也。不鄙朽木之才，願拜門牆，師事終身，可乎？」漁翁曰：「吾尚求師不得，敢誦教人？」三緘曰：「老翁大道久成，其不樂為吾師者，吝而弗予也。」漁翁曰：「大道昭然天壤，要自求之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翁既吝道不予，可能行此方便，一渡吾否？」漁翁曰：「舉手之勞，何煩累囑。」三緘見其言詞慷慨，主僕登舟。漁翁運動橈櫓，緩緩過江。方舉以金謝之，而漁翁舟去如風，轉瞬間已帆揚天際矣。三緘佇立遙望，贊歎不已。僕恐途程有誤，催促前行。

行去里餘，三緘自覺心煩意倦，正欲得一旅舍早早息肩，不意剛到山丫，茅店在望，往來過客投宿累累。三緘與僕借此停驂，尤幸旅主甚賢，飯食酒肴頗堪裹腹。主僕餐罷，謝金入室。室內安置數榻，榻中一人呼籲，呻吟不絕於口。詢其所以，乃奔走江湖，染疾在身而不得歸者。言乃父母衰邁，妻兒懸望，不禁大放悲聲。三緘曰：「毋泣毋泣，吾問爾疾重若此，可有藥資乎？」其人曰：「無之。」三緘遂贈銀兩，囑旅主為之調劑焉。

味爽，主僕早起，被曉而行。約有廿旬，已抵桑梓。三緘喜極，茫茫然歸，家人見之，奔告翁媪。翁媪呼入內室，泣曰：「兒歸乎，吾疾臥牀頭已數月矣。」三緘亦跪地泣曰：「兒好遠遊，父母有疾而不知，兒之罪也。」即命家人遍訪名醫，調治親疾。三緘衣不解帶，步履不停，念念心心，望疾速愈。殊日復一日，呻吟愈甚。三緘思曰：「親疾如是，兒視不救，何用子為？」於是暗割股肉，烹食雙老，而其疾益加。三緘無可如何，只得每夜焚香，祈天默佑，曆數十夕，心虔不擔上皇為孝思所感，傳太白金星而言曰：「朕御座前時有孝光透及，不知塵世孝子有何不遂，卿可入世一行查訪。」金星領旨，查得三緘為親疾無方，求天默佑。雲車播轉，歸奏上皇曰：「老君前登八卦臺，傳集諸真計議，大道久壞於旁迳，如不救正，一切妖言邪術，勢必擾亂不休，兼之旨奉瑤池，遂命紫霞專此大任。紫霞歸洞，高聳聚仙旗，招集道門諸真，選擇闡道之士。群仙擬得虛無子，虛無子推托再三。紫霞曰：『爾如臨凡闡道，收得弟子歸班，吾必閣建繡雲，為爾宮室，長享仙福，永不足插紅塵矣。』虛無子不得已，臨凡脫化，更名三緘，週遊四方，以覓良友。歸來親疾沉重，割股而外，焚香告天，因此孝光透及御座耳。」上皇聞奏甚喜，當傳紫霞至殿。

紫霞朝罷，侍立於側。上皇曰：「三緘乃虛無子所化，以闡大道於人間。今因親染沉痾，孝感朕座，命爾往救，毋得遲緩。」紫霞領命，化為凡醫，來至三緘門前，頻呼售藥。家人聞得，告之三緘。三緘切愈親病疾，趨出視見一老叟，鬚眉古峭，身負藥囊，遂腰遮面揖之曰：「老翁有活人之心，吾門售藥，吾親有難痊之疾，肯入蓬戶以救乎？」老叟曰：「爾既心誠求之，吾又何吝？」三緘喜極，即請入室。診脈畢，傾及藥囊，與病者食之，一劑而愈。三緘喜出望外，方持金出謝，而老叟不知所往。三緘知為神救，焚香拜叩，以答恩膏。父母曰：「吾疾已瘳，兒從茲毋得他出也。」三緘諾之。自是膝下承歡，不離左右，飲食供奉，竭盡心力，不知不覺已歷年餘。

一日身忽困倦，問寢後，歸榻而臥，魂離軀殼，竟在征途，居然主僕同行，恍如昔日景況。忽至一境，不似白馬等處，山高而奇險可畏，暗其巔末，如在霄漢之中。三緘欲窮其境，向山巔而左轉，又見相接一山，彼山之巔樓閣重重，鱗鱗萬瓦，樓閣外蕉梧圍繞，中有碧桃鬱李，花開紅白，錯雜如星，一帶粉垣，盡屬青松翠柏。三緘一路游及，玩賞不盡而歎曰：「是境幽深可愛，勝過聚仙觀多矣。」賞倦欲歸，忙忙碌碌，由原路趨下。奈此山麓左右概係幽谷，深不可知，由幽谷而翹首望之，另有一閣似在雲影之內，若隱若現，變化莫測。幽谷行盡，突起一峰，曲折紆徐，層層向上，約有數十里，始能得登峰頂。

三緘行力已憊，方到山腰。腰左一庵，玉砌金嵌，玲瓏奪目。三緘倦甚，竟入庵內暫為息肩。入一二重門，毫無人影，惟見廊下花茸千叢，苔綠如氈而已。三緘詫異曰：「有此美觀，何無守觀之人耶？」復入上重，中坐一貴官，黼黻朝美裳，笑容可掬。三緘揖而詢曰：「此山何名？」貴官曰：「佛頂。」三緘曰：「山巔之閣又何號乎？」貴官曰：「繡雲。」三緘曰：「繡雲閣內，所居何人？」貴官曰：「以待仙子。」三緘曰：「仙子所居，當名仙府。」繡雲二字，何所取義？」貴官曰：「以雲為宮，貴之至也；雲也而繡，五彩俱畢，其貴重更可知矣。」三緘曰：「今時所居，屬何仙子？」貴官曰：「今尚無之。」三緘曰：「貴官在此，所司何事？」貴官曰：「奉命來茲，看守是閣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可許一玩乎？」貴官曰：「他人不許，子則吾當許之。」三緘曰：「貴官可同游否？」貴官曰：「竊所願也。」三緘喜，緩緩度上，繞閣周視，雕龍刻鳳，美不可言。但四面門楣盡皆緊閉，三緘欲入不得，詢及貴官曰：「閣門胡以緊閉如斯？」貴官曰：「此閣一成，其門自閉，必待仙子到日，門始辟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吾竭力登臨，面牆而立，其中美富不得一觀，心殊歉然。」貴官曰：「待諸異日，自有暗期。」三緘意欲若求以啟閣門，殊掉首回觀，貴官已渺。第聞閣內雷聲震動，頃刻倒地，化為祥雲。五色雲內一物，似虎非虎，似龍非龍，向三緘直奔。三緘駭極，一驚而寤，所見情景，如在目前。自是心念中又抱遊覽之意，然被父母所禁，不敢傲之。

他日奉親庭幃，其母詢曰：「兒顏近日何減，其殆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兒身甚安，何病之有？」母曰：「兒無疾而面帶愁容者，必有所思也。其所思者，仍在訪道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父母尚在，年近衰頹，兒即有訪道之心，亦不忍遠遊耳。」母曰：「誠如兒言。彼知求道而不知有親者，是弗識大道之所從出者也。然兒閒遊四境已曆數載，年逾十八矣。近鄰某某與兒同庚者，耕焉則富，讀焉則貴，早慰堂上親心。若兒游手好閒，富貴一無所得，吾心憂甚。兒可仍繼前業，奮志雞窗，或博得一官一爵之榮，泥封紫誥，榮及父母，即兒孝也。吾鄉生鶴觀有儒士赫崇忠者，文名聞於遠近，兒速入館受教，以慰親心。不然有子而不知耕，復不知讀，恐貽鄰里笑矣。」三緘曰：「母命兒讀，兒從母命，不敢有違。」母於是謂其父曰：「何日吉星相照，可以入學。」父曰：「明日可也。」果於次日，三緘拜別父母，入生鶴觀而拜師求教焉。三緘乃仙子根基，所讀之書不待講明，而無意弗曉。一日師教他徒「逾東家牆而攬其處子」句，認「逾」為「偷」，認「家」為「塚」，認「牆」為「稽」，認「攬」為「樓」。三緘聆此，向師詢曰：「師所教偷東塚稽而樓其處子，此言何謂也，祈師解之。」師曰：「東塚者，吾前歲，東家年姓，東塚其號也，平素為人吝嗇不堪。那夜盜兒入室偷之，已登其樓矣，彼不知覺，謂為鼠子梭泥，是處子即鼠子，鼠子而不能解，師明告爾，乃耗子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否，逾東家牆而攬其處子，言其暗越鄰家之牆而淫彼女子也，師誤矣。」師怒曰：「爾父母送爾攻書，還欲奸人子女耶？此種頑徒吾不樂教，爾可速去另從他師。」三緘苦苦哀求，師誓不允。三緘無奈，告辭而歸。

或有人謂其師曰：「三緘之家修金必重，而且子弟穎悟，胡不教而逐之？」師曰：「吾少年懶於誦讀，日混一日，忽已成立，孀母只吾一子，溺愛太甚，不知胸中如漆，年年送館，尚望博取功名。吾於此時亦充為滿腹奇才，洋洋得意。罷讀後家遭貧困，設館為師，遇彼目不識丁者送來子弟，隨吾所教，彼不得知，吾即要些身份，識破無人。至三緘所讀之書，高吾百倍，每見呈書案上，已駭極矣，故乘其隙而逐之。」其人曰：「教學先生都有假耶？」師曰：「而今世上全是假派頭耳，豈止我哉？」三緘歸，乃父詢其所以，三緘托之別故，不忍直斥師非。

母見三緘，怒形於色曰：「兒欲逃學，仍然遠遊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兒不敢矣。」母置之曰：「爾自去尋師學儒，求道之言休為提及。」三緘領命，訪諸鄉鄰。鄉鄰曰：「東崖觀中雪如銀者，奇才也。爾欲從師，此真儒門巨擘。」三緘訪得，恐觸親怒，次日拜辭父母，即入館參師後師。後師嚴，呶唔之聲旦夕不輟，三緘性最聰敏，師為講解，則隨解隨得。師甚喜曰：「以子聰敏如斯，高擢巍科，只在舉頭一轉。但毋自暴自棄，致誤前程，師之望也。」三緘謹凜師教，伏案功課。功課暇時，思及求道一事，誦讀之意未免淡然。東崖觀左有張士林者，雪如銀之高弟也。適得王朝拔擢，親授進士職，歸家祭祖，紅旗紫蓋，夾道相迎。路側女男，無不疊肩贊歎。三緘見此榮貴，心已歡欣，又兼鄉人誇彼父母善教，方得海內名揚，羨慕之聲達乎四境。

三緘於是求道心念，又為功名所移。

時至秋分，師謂三緘曰：「爾功課再造，可以試矣。第試期匪遙，須盡爾心，以求上進。」三緘曰：「承師教誨，但恐弟子功夫淺陋，不能勝人。」師曰：「以爾文才，尚不居乎人下。」三緘暗計，倘得進取，榮入士林，一則以慰父母之心，一則以如吾師之望。未幾試期已臨，三緘辭別高堂，入試而去。

紫霞在宮，默會得知，歎曰：「紅塵世界，真所謂迷人坑坎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師何所見而云然乎？」紫霞曰：「如虛無子修道數十劫，成一真仙，宜其蒂固根深，不落塵世圈套，俟道闡明，仍返仙班。乃始而求道心誠，訪友四境，雖山妖木怪，水精邪魔，累擾其身，皆賴仙真護持，不能壞及。求道已有經矣，後被白馬莊老叟動以情緣，忽然念起思親，急歸閭里。此固造道根本，斷不可缺。夫何道易詩書，又為功名所炫，求道之志化作冰消。可見富貴迷人，更甚於諸精諸怪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如是怎能破彼迷途？」紫霞曰：「非使彼功名遂意，不克淡其富貴之心。待心淡富貴時，然後徐徐引之，方可造功成道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仙子降世入道如是之難，無怪俗子凡夫，墜獄如是之眾。」紫霞聞言，微微默首，黯然而不語者久之。

復禮子出，暗想：「吾師言及三緘迷卻本根，若此其甚，吾且化一年少道士，以試彼入道之心，恐不盡如吾師所言亦未可料。」計定，移步換形，儼然一妙齡小道，直上陽關大路，急急趨奔。遙見三緘走馬途中，徜徉自得。復禮子且前且後，不離不即，待三緘止於旅舍，竟與之同舍而宿焉。

晚餐已過，復禮子來至寢所，假為世故周旋，詢及三緘曰：「相公何往？」三緘曰：「朝廷遴選人材，吾欲入試，一奪錦標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奪得錦標何用？」三緘曰：「上而三代受封，下而妻子蒙蔭，一呼百諾，榮誰如之？」復禮子曰：「榮則榮矣，吾見自古及今學士文人，名不可及，爵不可及，一旦泰去否來，半沒於形罰之中。即能謹守官階，得保首領，而人生斯世，壽算有幾，剛見少年得志，貴重可欽，轉眼而鬚髮如銀，身纏疾病，牀頭朝臥，不絕呻吟，一氣弗通，已作黃泉之鬼。如在世稍知積德，尚能得轉人身；如於貴顯時造下罪孽無邊，沒入陰曹，罰變禽獸，豈不以至貴之體轉而為至賤之物哉？」三緘曰：「如爾所言，富貴皆屬無用，人生天地，不幾無事可為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人身有三寶：曰精，曰氣，曰神。能將三寶熔成一片，可以拔宅飛升，不轉輪回。以吾言之，習道為妙。君子而能深造，即不望飛昇天府，亦可多延壽算，百載猶存，比之富貴榮華、暫得暫失者，為何如也！」三緘曰：「使天下人人盡入道中，人人盡成仙品矣，安得有人倫乎？聆爾言詞，皆野道迷人，在所當誅之列。爾其急退，吾備與爾談焉。」復禮子見言不入，出戶飄然。

三緘次早催促僕從，與同人試諸生前途造發，念念已在名場之內，再不作遊山訪道之人。大抵念切功名，其意不無貪鱗三緘再戰再敗，見彼同儕得志，甚不服於乃心。旋納一太學生赴都入試，得頂鄉薦，榮耀歸來，父母欣然，自不必說。然科名既為，父母雖喜之深，而婚配未成，父母又憂之甚。於是遍托親友，親諸名門巨族焉。